

開放文學 – 歷代筆記 – 繼世紀聞 第六卷

十五年庚辰，朝覲考察已畢，時聖駕尚在南京未還。吏部奏請，至秋方得旨照例黜罷，來朝官至是方放回任。二月，會試，取中式舉人三百三十名。禮部請殿試，時楊閣老廷和議稱，臨軒策問，必天子親御，且因是或早有回鑾之機。一向未舉，延至冬未回。次年辛巳，今上即位，方御西角門賜策問，乃五月十五日也。又次日放榜，賜楊維聰為狀元，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嘗得夢云：「汝巳年進士。」眾以為寅巳申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耳。至是始驗云。

江彬誘惑聖聰巡邊遊境，寵遇日盛，位至都督，掌錦衣衛事，提督廠衛官校。行事所過，科索官民財物無算，人皆畏禍不敢。隨駕至南京，禁天下宰豬，遠邇哄然。回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諸門，意出叵測，人心洶洶。時楊內閣廷和與張永及兵部議稱：「團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軍離家日久，不可久留，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實削其羽翼也。楊內閣以彬手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張永密議，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上崩，即啟皇太后傳懿旨，將彬擒拿，並堂與男婦不走脫一人。逆彬坐凌遲，人皆稱快。時武宗晏駕，迎立今上未至。逆彬手握重兵，使當國者為謀不審，幾不密，非但適以殺身，而胎宗社之禍亦不細矣。顧乃從容周悉，不勞餘力，而致中外晏然，雖其祖宗在天之靈，而當國者之有功於社稷，亦不可誣也。

漢時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至宋，俱為西夏所據。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眾，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推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飾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坐視啟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

弘治初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七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克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眾來哈密，刀刺死阿木郎。彼有陝巴，係元遺孽安定王子，不知阿木郎所為，土魯番不忍殺，攜歸其國。由是哈密失守，朝廷下諸兵部。馬尚書文升議請合右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

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夷阿李刺等怨陝巴巴克，陰附阿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攻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巡官差官舍董杰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李刺、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夷眾，仍令陝巴守國。阿李刺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兒守城。奄克李刺等將阿李刺等六人擒殺，餘黨方才畏服。董杰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願依奄克李刺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攜真帖木兒往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夷哈即欲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領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鑿、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奏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經略。」時都御史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澤在四川徵剿流賊，事完回京無缺，兵部尚書陸完乃與楊廷和議曰：「番夷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略，不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命澤調延寧人馬，外通番夷，內逐達賊。請敕都督奄克李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敕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並力捍御。」命下，御史張麒上言：「鄧璋見在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籍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給事中伍江上言：「治病藥無二君，弈棋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制。」皆不聽。澤至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盜取為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為番夷好利，可以利啖，乃故違敕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千，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城印。哈密都督奄克李刺、失拜煙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何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訓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麼希罕？我奏朝廷，蟒衣、膝襪、織金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討發與爾。」

正德七年二月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到哈密。三月初八，候土魯番未至。澤遽奏西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御史燕澄真定人，澤先為真定知府，相善。澤陰托澄奏言：「陝西一省，璋、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任，澤書囑靳貴、陸完轉賜錦衣掌印錢寧，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長，薦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報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睹。」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侮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至土魯番之地得見速壇滿速兒，計議不協。陸完改吏部，戶部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所奏為是，乃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方許回京。靳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之憾瓊始此。是年閏四月，彭澤回京。八月，寫亦虎仙等方到土魯番，交割繒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驗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鑿與彭澤、靳貴俱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鑿，鑿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鑿巡撫甘肅。時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自稱有才，亦輕率寡謀。印來，以雜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朵思遣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密復回國，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於昆曰：「彭總督嘗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何復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例刺火者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於肅州，遣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不從，監禁責打。如箭射石，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為奸細，捶死。

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斬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肅州急，九疇令游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寨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眾擾亂。都督失拜煙答者，進貢自京，九疇初亦遣出禦土魯番，既而疑其為變，捶撻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為奸細捶死，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失拜煙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

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於內閣大學士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於吏部、工部，還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中，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

暨兵科都給事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赦，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黃臣未至，趙春遽奏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無一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力庇之，票旨令兵部會多官儀，密囑付譯者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素與澤厚，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依阿內閣，議稱：「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遭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眾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復為曲庇者。

奏上，彭澤罷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緞匹。復又審彭澤失信，致啟邊釁，並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楊廷和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票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降級，陳九疇為民，黃臣、趙春調外任。」因是內閣與王瓊不協。

正德辛巳四月，頒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黃臣、趙春原擬問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票旨，以瓊為勾引奸夷，令法司查問。法司以事關重大，不敢從。後乃以寫亦虎仙問結後事入罪，死於獄。連及彭澤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及辨冤供明米兒馬黑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之。未幾，御史楊秉中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澤。」乃催取彭澤赴京為兵部尚書，李昆升都御史，尋升兵部侍郎，陳九疇升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被殺，復聚兵三萬餘。

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寇掠，以殺降為詞，攻破堡寨，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王瓊繫獄，比黨頗多。給事中史道因劾楊廷和，彭澤參稱史道巧詆元臣。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乞下法司治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於桂及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啟。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劾澤沮塞言路。由是謫曹嘉外知縣，於桂亦升淮安知府。廷和屢疏乞休，吏科都給事中楊一洪上言：「廷和孤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開誣詆之源，於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奏乞暴白是非，懇留以慰中外之望。」朝廷降旨是其說，慰安廷和，令速起視事。給事中閔閔平日與曹嘉、史道議論相合，欲攻擊內閣。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遂劾史道、曹嘉、閔閔危疑忠良，變亂國事。由是史道再謫陝西金縣縣丞，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閔閔已升僉事，復降雲南蒙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不得。游擊將軍靳英以賊敗，御史郭浦劾兵部用人徇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弟」，澤遂致仕而去。